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垣

謄錄監生臣姚秉哲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

上西涯相公書　明崔銑

竊聞忠臣者遠不間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為忠愛而能諫為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

是天下之大罪顧思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堪聽聞銑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却也伏惟執事好士容汚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嗜飲好內未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之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恍然而淚下矣何則父兄子弟至戚也其言必不罔國醫識精也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

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需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之兵敝玩而不力公私以供匱矣若再有嘯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也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者又百此乎今九重及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自輔先皇澤流而望尊先皇大漸執手

流涕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愈堅相幾酌會為國著蔡行髙而人信二也是故以戚則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瑾虐蠧弊庚午入告累矣似猶未饜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忠懇而中繼聞請明農于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者不同度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者不合迹而毀績善始而不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盖

欲以身示儆云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言者意弗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時請面對創難而覆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蔽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理也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艙熟視之世讐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客駭而共圖之卒濟非前相怨之

深而後相克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之也彼誠我聽故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而獲遂夫君以爲社稷也吾爲固之如磐石然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之道不缺不然使至如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奚濟也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内信學深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涵

其真毋以粗率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為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道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畧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慫慂盡其諮議不無裨也周上需繫民心財也蓄久者積為力者克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

以盜蕪其歲入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因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令皆可行也夫本强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

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於今尚安及後可
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
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
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
中原江上卒耳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
倡者利鈍之繫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
助非深服其心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閎于為趙守過
深澗壁峭若牆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牛馬犬

豕有誤入此者乎鄉人對曰無有關于曰使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誅者遠而罰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譏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敢俯伏門下

上叔父書 羅倫

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他囑為人祖宗父兄者惟

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祗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貽後世甚至子孫有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

哉想其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里中一二前輩也而今日安在哉前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為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之取識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之明君賢主輕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葢未有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鬬爭不肆強梁不欺鄉里不陵宗族

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興禮讓若不聽吾言譬如争一畒田占一畒住基兩邊不讓或致人命或告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為此計者不過遺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

子孫不如今日之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憫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放起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人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不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失有義

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狠狽了脫使根本不安枝桀能自保乎戒之戒之若使我以區區官勢來齊家不以禮義相告便成下等人了

與葛侍御 陳獻章

頃者廉憲陶公惠書稱執事之命以平後山碑文委僕請畧言之僕每讀宋史至曹彬克金陵一事未甞不對卷斂衽而歎趙太祖之仁與曹武惠之不伐也盖自出

師以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所得一十九州一百八十縣可謂有功矣武惠視之若無有也捷至羣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一萬賑恤之當是時君不知以得地為喜將不知以克敵為功一念好生之仁洋溢上下自秦漢以來未及見也史臣稱武惠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大夫士於塗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士噫何其謙之至也易曰勞謙君子

有終吉武惠有之今後山之役信有功於民矣諸公豈自與耶此賊近之省城民遭其毒者幾年於茲前此有司固有任其咎者矣夫以今日平盜之功補前禦侮之不及正相乘除在於仁人君子之心視民如傷豈容有彼此先後之間哉夫上之治民當休戚同之夫久病者不以得一日之安而棄補羸之劑病饑者不以得一飯之飽而忘終歲之憂執事試求之百姓憂樂之情而忘其在已必能以趙太祖之所存者處民以曹武惠之所

存者處功則光明者益光明矣

答俞獻可知縣　魏校

大丈夫欲致君澤民不為相則莫如為令與守近君者莫如相近民者莫如守令而令彌親矣癢疴疾痛無一而不相關也居今之世可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民之思令彌深矣雖然三代封建有君道焉兩漢守令有長道焉今之郡縣直僕道耳士之雄心者不屑焉謂之雎伏吁何輕民命也賢者所至塗炭者可使之枕席

小民戴之如君親之若父母上之人固將敬之如九鼎大呂山川若增而勝焉然則能重此官者是固在我遠承存問深感不忘故舊之盛情傳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以此致祝雖則雨露雪霜均之澤物然吾願故人之為陽春也

上霍兀厓宗伯書 孫存

日掌手翰以所與涇野先生寅清之暇商確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某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

夫子强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於大聖之域發之而為論議措之而為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於賢知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賛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於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於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

也嗟乎士修於家而獻於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偶酌其敗者遂并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得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産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酢賔客而奚遽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為酸醯或以滌藥物或以濟道暍未甘委之溝壑也存不幸實類

於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釀而過於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其正味者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蘗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某觀於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於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涇野其酒之旨者乎或燕而醉於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涇野之蘗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之正味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

之言其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欺許今所市之真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温而和氣可致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而為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與劉德夫書 王九思

九思頓首德夫足下睽違十秋消息阻絶獲奉教書如聆晤言幸甚幸甚緬惟往昔翱翔翰墨之林僕本駑下

不自量力妄追古作足下不以為狂指迷導軌奉教甚厚其後遭時齟齬丁卯之春足下南歸逾三年而僕亦有壽春之役又一年而罷歸田里僕於是時有以自惟謂朱游𢇁而易教昌董子退而經訓博貫誼憂時新書廼與王充屏居爰有論衡此數子者皆非有怨於世也葢知夫時之難得而我生之弗可虛也所以闡幽發慮而振藻垂聲於無涯也如予不類植德弗固招尤積毀庸與時違已矣已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然自六籍以

降若孟氏之正大左氏之醞籍屈子之豪宕太史公之洪麗班固之豐厚莊生之奇怪國語之温雅戰國策之縱橫博以取之湍以發之下上千載之餘游心觚翰以成一家之言則藜藿終身老死巖石誠能甘心恱意勿有復怨者也此僕之本志也比歸于家昊天降割先君不禄禮樂崩壞文滌屛棄嗣以老母貞疾賤軀多疢逌醫治藥迄無虛日歲月不居遄邁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於是而較量往昔勇怯盛衰相去之遠有若兩人

慨少壯之難恃痛藝業之就蕪憫素志之終違懼修名之未立彷徨中夜泣泗漣如嗟乎嗟乎此孔子所謂四十五十無聞而不足畏者也尋又自惟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伏生耋耄猶授尚書伯玉省愆亦在五十武公既老進修弗渝有如予者上之既無以策勲天朝下之又無以潛精藝苑老且倦厭填委溝壑猶足與縉紳齒耶於是强力苦心奮翼澠池以收桑榆之功者此又僕今之志也然麗澤之益貴講習之勤同心之言有如蘭之

矣昔曹植飾丁儀之辭韓愈潤孟郊之文僕竊慕焉欲奉教於足下不幸南北隔越千里而參商之勢違飛潛之途異質疑無從徒與浩歎而已昔人有言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故伯牙毀琴於鍾子張華談劒於雷生蓋趣合則易語志戾則難諧也嗟乎情之感人今人豈昔人殊也足下聞僕斯語其亦有以悲乎然將何以教僕也尊公遺詩刪定一二覽觀如何餘俟後陳北風倘順時惠德音僕之欝欝瞻戀實切九思頓首

答姚元肖吏部　鄭善夫

辱書教以不逮諄諄然所謂啓其聾而𤀹其聦浚其源而導其所歸者也走童子時即好為文辭每讀大人上林諸賦愛其窮高極眇鏗金戞玉奮然希劘其餘聲晚遇王伯安於毘陵相語數日始計之心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乃始改念捃摭羣書而求其鍵於今三年矣蒼蠅紅紫末之有別者也深媿知己之辱深媿知己之辱然曰林居有俯仰之累謂走必須一來固也走家素

貧入仕十餘年而不家食者纔一年比來八口愈不自支豈故欲為希僻不情之行孑孑然慕巢許之高哉顧以病骨不可一日留闕庭得歸甚快初不計其來之時與勢也方今事例凡起廢者必親致詞於州縣省司上下凡三衙門四隣里正與醫學凡三覆結而後得達於銓曹復待命幾月而始得一職也久卧者思起而乃艱其來者非所謂門有噬狗乎今天下好進之士不為少矣其多才善能之集於京師而矯首拳足者亦不為不

多矣大臣之隨材任役分布內外四方亦豈乏一蠻夷曠莽之區處麋鹿斷聲息沉溺枯槁之士而皇皇然如恐遺之者哉沉溺枯槁之士不可謂盡不欲仕也仕亦不可以為全為祿也置之百執事之列亦不可謂無毗庥政而但惶惶梁黍也走之進退界在兩難之間耳昔者韓退之三上宰相書汲汲求進嘗竊鄙之而三不報至有周公之說跡其事又不能無悲其心也如其不為祿而有憂天下之心雖孔孟亦嘗皇皇焉耳走實匪材而

貧乃甚之狂又甚之以退之之賢至於三上書而不報焉不待慧者知時窜之未必賢如周公也今上有周公而走獨守株其拙又甚之雖有憂天下之心無怪其頓於萬里之外也因閱論徑情及此似乎有所要而言之也皇悚皇悚北地早霜惟眠食為道加愛不宣

上楊邃菴書 霍韜

公碩德重望天下注仰起佐聖天子所以慰荅海内蒼赤來蘇之望者豈有涯極公之謨畫日贊宥密者固非

末學所能竊窺一二於萬里之外然韜每中夜聳踴慶躍不寐者葢幸見公以數十年經綸緼蓄一旦可盡見諸實事非如世之士者徒抱負卓越才猷不及竟諸勲業者比又非如世之士者徒負高位雖欲策勵勛業而才力不及者比是天將以太平事業遺我公而我祖宗鴻謨舊章所以奠安元元綱維萬世者殆將振舉修復而莫有遺恨也已是韜所以聳踴喜躍而竊幸之也宋朝士夫動擁虚名動多浮議其未見用人多以大用期

之及其見用亦只如此而已矣嘗謂宋儒學問動師三代而致君圖治之效不及漢唐漢唐宰輔雖不知學猶能相其君以安中夏而制四夷宋人則高拱浮談屈事强國竭民產以納歲幣茍延旦夕之安履霜不戒卒覆中夏而後已若此者可諉之天數可徒責嶶欽而嘉祐康定以迄元祐之諸君子可獨逃責乎夫所貴乎命世豪傑為能見兆未形而先幾預策以制數百年未易測識之虞也況於事勢顯白有必至之危然猶寘乎莫覺

者謂國有人也可乎宋朝士夫浮議甚於戰國之横議而流禍之烈甚於晉之清談顧未有名世大儒起而掃之今之士夫動多掇拾其唾去之説以噍嚼之此士習所以益卑政治所以益弛我祖宗之舊章所以日益廢格民日益困財日益匱大勢日有不測之虞而當事君子莫或之省憂也公際遇聖明言無不聽謨無不違時幾若此諒不輕易失之世傳三楊入閣極一時勛名之盛不知三楊壞我太祖之法已多矣上下宴安茍且度

日卒貽正統之亂昔李林甫死然後禄山反明皇卒艱林甫屍謂其釀亂也三楊肉未寒即有土木之阨律以林甫之刑尚可辯説乎今欲圖治非痛洗三楊以後之弊而上復祖宗之舊不可也老臣出處社稷是荷區區潔身一隅之小節則畀官下士之事而非所慕以為榮也韜禍心多病寃夢無復燕薊之想矣惟念公必有仰贊聖明者故敢附獻其狂愚舊進三劄録貢倘可採一二亦芹人之忱也照恕狂鄙為幸

與夏公謹書　霍韜

承惠教拳拳韜謹以所疑請教於執事幸執事終惠教之執事曰紊亂朝政俱自律例一事而言非郊祀大禮之謂也韜則曰皇祖定天下之大本垂萬世之大法莫大於郊禮如郊禮可輕易變亂律例無不可變亂者矣政令紀綱無不可變亂者矣變亂律例誤一事而已矣罪猶擬斬變亂郊禮不知何以處之也此某所益疑也執事又曰分祀合祀皆皇祖之制也今行分祀復皇祖

初制而已矣非變制也其則曰凡國家制度率以後定為善皇祖於前十年行分祀後二十年行合祀太宗遷都率從合祀是合祀者祖宗定制也今假曰復太祖初制以幸脱罪獨不犯太宗定制乎太祖又曰自今永為定禮指合祀而言也如曰復太祖初制不亦上誣皇祖乎皇祖在天之靈又可厚誣乎戊申以前國號吳矣更號大明則後之定制也分祀之禮亦吳元年初制也今從分祀曰復初制則國號亦復初制而曰吳也可乎此

又謟所益疑也執事曰兆於南郊則禮有據矣至曰祭於北郊則禮所無也如知其爲禮所無也勿附會可也乃强以秦漢瀆亂不經之説益附之是聖主有復三代之志執事誤之行秦漢之禮也不知而附會焉錯誤之罪也猶可言也知而遂非文過焉欺罔之罪也不可言也謟素亮執事非欺罔者也又所益疑也執事曰天官冢宰兼宫嬪内侍之職古人良有深思此則謟所不知也試自周秦漢唐宋觀之宫嬪與外臣交通有不搆亂

者乎內臣與縉紳交通有不搆亂者乎天子宮寢以卿大夫領之有不搆亂者乎宋儒之見徒曰天子以一人縱於萬民之上防之不可不嚴也然而防禁天子而束縛其手足鈐制其嗸御剪落其肘腋天子固塊然不敢恣肆矣不知冢宰恣肆將誰制之乎宋儒之論徒知制天子不知制冢宰也徒知天子易縱於民上不知冢宰易縱恣於天子之上也徒知天子之當防不知冢宰之不可不防也徒知防天子之惡德不知防冢宰之惡之

不可馭也徒知律天子以後代之庸君不知防冢宰為後世之權臣也故曰宋儒之論皆竊語也執事之明乃不察焉韜又所益疑也執事曰韜厚誣周禮關係非細韜則曰執事誤用周禮關係非細韜今不暇備舉惟述一二執事試虛心察焉如曰禋祀祀昊天上帝禋祀何物也如曰實柴祀日月星辰實柴何物也如曰槱燎祀司中司命槱燎何物也禋柴槱何以異也如曰血祭祭社稷五祀血祭何物也如曰貍沈祭山林川澤貍沈何

物也如曰䰟辜祭四方百物䰟辜何物也䰟辜血祭何以異也是皆瞽巫語也試深思焉曰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然則父祖為庶人者祭之皆以庶人之服與試深思焉又曰靁鼓靁鼗革之謂也孤竹之管竹之謂也雲和之琴瑟絲之謂也八音用其三缺其五十二律用其四缺其八五聲用其四缺其一謂作樂之道固如此乎試深思焉䌷謂執事讀書究理必不如腐儒之淺淺也䌷前疏畧舉周禮紕繆大節執事乃不深思而

誦宋儒寱語以誤主上豈執事不明一至此乎抑亦偏之為蔽也又韜所甚疑也執事曰祖宗並配不應經義然則北郊何以為配然後應經義耶北郊之文抑何據耶太宗配明堂果應經義否抑亦自為之說耶執事之始疏也則曰引君法成周也今乃援秦漢為據援葉氏陳氏為據不知葉氏陳氏果有得於周禮否耶抑又自為之說耶蓋執事徒誦宋儒寱語然不知宋儒之寱實王莽教之也令夫王莽之學一傳而得宇文泰再傳而

得王安石然而王安石惟能行泉府一法而已矣盖泉府之政即桑弘羊均輸之政也安石行焉遂致元豐熙寗棼棼如也猶不如宇文泰焉宇文泰為大冡宰盡行周官之法其嗣遂為周天王然猶不如王莽法行周官身為宰衡遂上兼舜禹而宅帝位故曰敢用周禮王莽其上也宇文泰其次也而安石其下也執事將誰師乎如其無所取師徒慕周禮而習宋儒之竊恐執事之明不至是也又謟所以益疑也執事向建親籓之議天下

之善政也惟於苑內行馬則至善之術也今必於北郊則皇后出郊自執事啓之矣我祖宗閨門之法超越千古執事一舉而壞之矣士夫妻女鮮出郊者豈執事妻女皆出郊郊不以為異耶男女內外之閑自執事決潰之矣顧募女轎夫則內郡騷矣一婦應募一夫隨之耕織廢矣供一日之勞預一月之役貧民告匱矣惟席殿行禮而已矣費且數萬若遂興工費耗不知其紀矣蠶婦未勸閭閻已蕭索矣況宮嬪出郊以官軍圍宿不知

官軍皆婦人攝事耶抑亦丈夫為之也如曰官軍皆丈夫也則何以嚴外內之防耶故曰執事此舉壞盡祖宗閫門之法矣此皆執事所不深思也前日人有尤執事者曰啓釁之罪必有歸矣韜曰執事急於引君當道未思及此徐當自有處矣不意又啓南北郊之説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將自是而更九廟矣天下之僭自是極矣祖宗紀綱法度極大者郊祀宗廟之禮也因執事而盡更革之矣開商周哲王亦各守其祖宗家法已矣未

聞舍其祖宗之法他有所慕而更革之也凡變禮易樂必改玉改步而後可不知執事亦静思之否也

與晉溪王先生書　霍韜

向拜領教翰直氣射人未嘗不欽服第恨率直太過恐難乎與今人處也今之人大率取依阿軟媚者習遂成俗故凡遇率直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粗鄙遇恬静者即羣咻焉曰其人立異遇豪傑者即羣咻焉曰其人膽肝難測皆擯而不用其用者必軟熟無氣易駕馭聽使者

也此輩人在太平時極見忠厚可托不幸事變卒至委身冠庭而戈倒內向皆是也今之豪傑伏在林壑豈可數計然而當路者未見引其馳驅何也蓋將求其通姓名者與識面者茍不通姓名與識面雖聖賢彼不用也雖有公薦彼猶諉曰予未通名未識面也夫豪傑而必求其識面然後信而任之則夫真豪傑豈可以面至也用世者所以多不得真豪傑也豪傑且不得況於得真聖賢而用之是無怪乎人心世道之不古也聖上極眷

注老先生惟當路者不無世俗之見故老先生不見信於世亦以是也生竊謂老先生一代奇傑也今之人未足言伍也小試三邊聊為之兆雖然全陜沃野周以王秦以霸漢唐三四百年基業也外嚴武備内勸農桑尋秦漢富饒故跡而修焉漸復西周之舊惟老先生兹行是頼關中故多豪傑薦剡所及諒不求識面與通姓名者報國以進賢為第一重事尚留意不一

復吕涇野書 霍韜

生欲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慴明千古之謬仲聖主大孝一也辯明大獄捄一家十數冤命破散蔽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内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内臣去位後即進一萬有奇且掌鎮守並百餘年積弊四也吏部兵部推選文武官未嘗片言干與内臣病故例廕義男義姪家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憲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掌戚

晥濫恩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絶八也三黜奔歸行李惟一二衣箱如寒儒早官九也在位日只引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絶纎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也羅峯毒生甚多摧生甚力皆意見不同為異論所激之致生亦未甞毫釐假借遇事爭形於色久則兩無後怨蓋羅峯久之知生無憾進之心生知羅峯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故兩無猜忌遇事則爭爭後釋然是生與

羅峯相處之跡也今羅峯去世身後之憂非生任而誰任世人忌羅峰者皆私意耳非有為國真心鄉人頑薄又何足怪惟生終任之耳執事無為流俗薄懲可也涇野

得書乃曰偶妄發言知過矣謹謝教云亦可謂受善者也翰再識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四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三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一

答顧東橋書 明王守仁

來書云楊墨之為仁義鄉愿之亂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

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歷律草封禪又將何所制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辯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

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吕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吕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時明堂尚有未毁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為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耶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

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耶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為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為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為律而身為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其

重在於欽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歴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歴數之學臯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耶封禪之説尤為不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

誇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耶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

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

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悖亂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説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内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

各人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

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

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皥皥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臯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

器用集謀併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盖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

氣充周血脉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没聖學晦而邪説横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内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説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

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刼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悖亂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
侈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
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
塲讙謔跳踉騁奇鬭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
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遊淹息
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
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
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踈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

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强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氏之説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盖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智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

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慱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臯䕫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

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答聶文蔚書　王守仁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静地扳留旬日少効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别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殊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奬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聖賢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

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為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為多一人信之不為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謭謭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

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為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

而民莫不説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皡皡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為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偽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説外假仁義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掩人之善而襲以為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為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狥義險

以相傾而猶謂之嫉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為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為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為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

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為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為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

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狂病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鄙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令之人雖謂僕為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為諂者有譏其為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為不知禮而侮之以為東家某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

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為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之汲汲皇皇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

誠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為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

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

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輙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絶懶盛使遠來遅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與陸元靜書王守仁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静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静者

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為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内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無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别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

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

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

可以言語窮也若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是非轉法華矣

答倫彥式書　王守仁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别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非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

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

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靜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與王純甫書　闕名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

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涖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鎚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鎚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

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何如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

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髙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顔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顔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

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答毛憲副書 闕名

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鬬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

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説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為利禮義為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禄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况於流離竄逐

之徼乎某之居此盖瘴癘蠱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
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甞以動其中者誠知
死生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
有以取之而横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魑
魅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諭雖有
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隳墮
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

與安宣慰書 闕名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門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七八年雖遠至二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

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是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盗以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令縷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禄位顧將欲以何為

叅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叅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叅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

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

其二

阿罕阿札等毗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罕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

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邉之圍羣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田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絶地飛鳥不能越猿猱

不能攀緃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絶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茍聞於朝朝廷下

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絶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之令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羣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墻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絶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

君幸熟思之

寄楊遂菴書 闕名

前日嘗奉啓計已上達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謂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生憂以為猶甚難也耳乜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可無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舥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

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與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舡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

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葢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

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

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已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脱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惟鑒其忱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答方叔賢書 闕名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崖皆有舉賢之書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慎也此事譬之養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為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黒其間舍短録

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芪朮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為此舉之累故輒叨叨當不以為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比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

殺數千無罪之人以兾求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舟次草草未盡鄙懐千萬鑒

恕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朱　堦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二

駁何氏論文書 明 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法於是為書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下不改玉趨也而即擿僕文之乖者以復我其言辯以肆其

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峍屼僕始而讀之謂君我詆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乖於先法兹其情無他也子擿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人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奥突開一户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訣仲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

出入由已乃為舍筏以登岸斯言也楇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户非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截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免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

户措規矩而能之乎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為斯言者禍子者也禍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主曹劉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子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焉蔑矣宜其惑

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
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倕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
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
幽可也侈以麗可也巋可也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
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知於是為曹為劉為阮為陸
為李為杜即今為何大復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
不泥法而法嘗由不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謂此也非自築一堂奧自開一户牖

而後為道也故予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顔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道之為仲默曰夫為文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為法宜其惑之難解而諛之者易揺也假令僕即今為文一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思澁

促語嶮而硬音生節拗質直而麄淺譎露骨𤼵癡𤼵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也含蓄者意也典厚者義也高古者格也宛亮者調也沉著雄麗清峻閑雅者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音是以古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闢頓挫尺尺而寸寸之末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

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予以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俊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為柔澹濁切以為沉著艱窒以為含蓄俚轃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諸義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著艱窒可為含蓄俚轃可為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

過言靡量而遂肆為崞嵺之談擿僕之乖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瘡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軼為柔澹沉著含蓄典厚而為言黯慘有如摇鞞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真為之而遽以俊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骨肉之列於是覼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攺玉攺行子誠持堅白

不相下願再書以復我

論史答王監察書　李夢陽

僕嘗思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毫末弗遺古史莫如書春秋孔子删修篇寡而字嚴左氏繼之辭義精詳遷固博采簡帙省縮以上五史讀者刻日可了其册可挾而行可箱而徙後之作者本之三長竊名效芳輒附筆削義非指南辭殊禁臠傳敘繁蕪事無斷落范

瞱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剜精劌采著力字句之間故其言枯體晦文之削者也益不知古史文約而意完非故省之言之妙耳下迨三國南北諸史遠不及曄漫浪難觀晉書本出羣手體製混雜俗雅錯棼歐陽人雖名世新唐書靡加古今之識者賦古而廢新五代史成一家言是矣然古史如畫筆形神具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歐無是也至於宋元二史第據文移一概抄謄辭義兩蔑其書各逾百帙觀者無所啟發展卷思睡矣得其

書者往往東之高閣僕謂諸史他猶可耳晉宋元三史必修之書也若宿學碩儒才敵班馬後漢而下種種筆削誠萬世弗刊之典或憚其難止取三史約而精之亦弘文之嘉運昭代之景勲管豹井天私蓄素矣幸公有問輒吐布以聞伏俟大君子教焉

與邃菴先生書　李夢陽

徐州使至知蒲輪北矣公之出處天下關之初公之南也愚嘗私計出則利國處則利身且今夢傅卜尹之秋

孰能使公獨以身利哉夫治朝亦有雜進君子不無異同今欲主張國是定雜為一合異為同非公是利而將誰利哉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奬辯給拔門士優故吏故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奕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成天下之亹亹夫日有中昃時有盈

季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消長生才有高下邪抑有之而未用邪用之而求盡邪斯非後生小子之所知亦非所宜言者企瞻光範北斗在天斟酌元氣霖雨四海畎畆之民伏俟太平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何景明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

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逖聽程鈌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於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僕固蹇拙薄劣何

敢自列於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

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於諸義不設自具若閒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剜切以為沉著艱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輳積以為典厚豈惟謬於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開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

殊君子不倒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於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於韓詩溺於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於謝比

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法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説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梲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劉即阮陸

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户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冣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

實其質不假色矣茍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何粹夫書 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茍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於高陵獻吉寄處於大梁德涵久廢于岐

下子衡伏竄於海濵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於褊心之譏而或繆於義退之道也夫據世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於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壁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

論精識周知曲中略於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以參順濟務超遠明徹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于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狥時就功世不能罷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罷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罷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䕶落何也物有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於文罷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以

存人望以慰交遊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藴之素矣僕恃知愛輙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寗兵備書　何景明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耶僕自愧身處闤闠之内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呻執事於士大夫友朋之間則亦蔑矣更揆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阻無恠乎勢之難也

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見之私畧其所濟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汎議者騰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欲弗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而求懐於民特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伸於偉哲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於執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

者矣執事何以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闒茸籍貴於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擐華要以自利有急則避害而罕仕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嵤稍有事用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舍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隤

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於一日之死而欲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於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峻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於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李獻吉論文書　徐禎卿

足下奉教幸甚㝷已口復卒卒猶不既愚臆也僕少喜聲詩麄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是惟

漢氏不遠逌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郊廟閭巷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為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攄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為伯牙所笑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瑋予心之所希艷也始吾誦屈平之文以為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而不怨葢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可窮涘雖絶特之觀非盛

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所樂羨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此予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之意此足下之所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待馬揚而好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益此古之道也今何復見之僕愚戆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傷知人之明為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

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鼎也若徒務雕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為揚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梗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駑鈍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德之衷遵作者之度以纖繭𥜹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章祗候來答詩曰無言不讐此之謂也

答獻吉書徐禎卿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倫綢繆之旨發
忞忞之懷轉味徽音若扣哀玉卽日與年何宜之莫不
欷歔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聯蟬裾王周旋朝寺良時出
遊則並槩而趨淸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甚可常
凋瘁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三年之内親
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
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絶之後僅收所答濟上札自輈張
相背中閒書問曠絶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

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葢逃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禍聞子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濵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㝡

之而已來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且茨之埜黃帝之所遊馬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馬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所慕也而蹇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遘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某再拜

重與獻吉書 徐禎卿

僕以攝提格之歳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

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雊於野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窅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塘溥眺會稽控湖山以為郭環江海以為池昔日神宮嶢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甸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為之興衰也傍引桐江之溪遡迴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縠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淵沚

之濵玉水潋潋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鯈翔泳白鳥棲止可以瑩神而悦心也横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迴峭絶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為卓詭靈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宫也又西遡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户接雍梁之要區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

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早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别爰有黄金之堂白玉之所瑠璃為鋪檀桂為柱制侔天居勢轢海岳目所希見窈窕難説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草芳凉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嗷嘯鴻雁成羣魚龍倐忽晹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徼水族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檝之利及畋漁之

樂九州之内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若瘠尚利薄義户無囷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襍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猶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淒其漣如嗟乎死生命也理亂時也命有涘而志無涯時可遘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

者也所賴豪賢發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為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鍔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神窮跡之境雖搶揄之為樂固知大鵬之逍遥也故聊

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與郭价夫學士論詩書　王廷相

廷相稽首杏東學士先生門下比者蒙佳稿見教捧讀旬朔若有得於言意之外者見其變化自然如秋雲飈空倏成物象渾然天造不煩雕刻見其體質都雅如貴豪公子翠苑春遊冠蓋軒揮金相玉潤其氣韻清絕如石室道人餐霞茹芝之滋味冲澹精神獨爽嗟乎詩之旨義倫矣哉發我情志示我龜式不啻多矣僕不肖猥於是

藝亦嘗究心蓄材會調飾章命意求合往古之度用鶱大雅之塗時省一班匪云冥契敢因執事陳之祈為裁教夫詩貴意象透瑩不喜事實黏著古謂水中之月鏡中之影可以目覩難以實求是也三百篇比興雜出意在辭表離騷引喻借論不露本情東國困於賦役不曰天之不恤也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則天之不恤自見齊俗婚禮廢壞不曰婿不親迎也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

乎而則婿不親迎可測不曰己德之脩也曰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則己德之美不言而章不曰己之守道也曰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以改措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則己之守道緣情以灼斯皆包蘊本根標顯色相鴻才之妙擬哲匠之冥造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蝕之詞徵之陽城之什漫敷繁敘填事委實言多趑帖情出附輳此則詩人之變體騷壇

之旁軌也淺學曲士志之尚友性寡神識心驚目駭遂區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徵實則寡餘味也情直致而難動物也故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詩之大致也然措手施斤以法而入者有四務真積力久以養而充者有三會謂之務者庸其力者也謂之會者待其自至者也何謂四務運意定格結篇練句也意者詩之神氣貴圓融而忌闇滯格者詩之志向貴高古而忌蕪亂篇者詩之體質貴貫通而忌支離句者

詩之肢骸貴委曲而忌直率是故超詣變化隨模肖形與造化同工者精於意者也搆情古始侵風匹雅不涉凡近者精於格者也比類攝故辭斷意屬如貫珠累累者精於篇者也機理混含辭尠意多不犯輕佻者精於句者也夫是四務者藝匠之節度也一有不精則不足以軒翥翰塗馳跡古苑終隨代汩沒耳何謂三會博學以養才廣蓄以養氣經事以養道也才不贍則寡陋而無文氣不充則思短而不屬事不歷則理舛而犯義三

者所以彌綸四務之本也要之名家大成罔不具此然非一趨可至也力之久而後得者也故曰會如不期而遇也此工詩之大凡也譬醫之治例三焦五臟風氣暑濕藥有定品方有定擬工醫者能循持而守之雖無大益保無大繆矣雖然工師之巧不離規矩畫手邁倫必先擬摹風騷樂府各具體裁蘇李曹劉辭分界域擅文囿之撰須參極古之遺調其步武約其尺度以為我則所不能已也久焉純熟自爾悟入神情昭於肺腑靈境

徹於視聽開闔起伏出入變化古師妙擬悉歸我闔由是搦翰以抽思則遠古即今高天下地凡具形象之屬生動之物靡不綜攝為我材品敷辭以命意則凡九代之英三百之章及夫先聖之靈山川之精靡不會恊為我神助此非取自外者也習而化於我者也故能擺脫形模凌虛構結春育天成不犯舊跡矣乃若諸家所謂雄渾沖澹典雅沉著綺麗含蓄飄逸清俊高古曠逸等類則由夫資性學力好尚致然所謂萬流宗海異調同

工者也究其六轡在手城門之軌則一而已嗟乎擇善而廣道者賢智之術業也一道以成化者聖神之功用也執事之作固已洞其幾微優入閫奥矣而僕鄙陋之見拳拳焉陳之或者道化之妙不無有助於萬一爾惟執事教之

與范以載論樂書 王廷相

承示校定兩山李氏律吕元聲且以聲音之道下詢鄙陋然亦駭然有疑矣夫古人制為五音非徒然無所本

者宮本喉商本舌牙角本舌徵本舌齒羽本唇故凡人呼而出聲不論歌唱言說必自宮而徵而商而羽而角角者氣平之聲音之終者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落而收於角清濁平焉此聲氣自然之妙非人力强而能為者今曰黃鐘宮為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於唇乎意者闇人無喉中之音故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以定之也不然當何所依據而變之惟其以宮為清則黃鍾之管九寸重濁而不合故有黃鍾三

寸九分之説嗚呼其大謬甚矣夫上古鍾律之調簡矣而不求備也故周禮三宫十二律可足考擊若必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葢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之外止加四清以補不及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何也清之分數少也何者聲之道順而易逆而難者也故濁之役清也常有餘清之役濁也常不足故備清調非子律不可今曰取聲不用半

律是不用子律矣恐徵羽之調終不可成平公欲聽清角雖師曠亦難乎其為聲矣子律謂可廢乎哉夫正變二十四律則五音各五之謂亦庶乎其倫必如京房六十調之說則清律極短其聲焦殺亦不成調雖有其名而無實用蔡氏不深致思亦信其說而衍之況後學哉或曰十二律還相為宫然乎曰此亦非六十調之說也凡調以一律為主其餘律皆比而和之始終出入不離首律者也故曰還相為宫言各律皆可作首也如黄鍾

為主律則必以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其音以次而平若以他律雜之元非相次之管必至清濁淩犯而音調不恊由是言之一律主一調合正與子而二十四調生焉五五例之而有鈌其一音焉雖然樂之調亦足考矣故自周至漢至唐至宋以雅樂俗樂流傳於世者考之大抵宫調獨多而商角之多稍次之其徵羽二調止三之一而已此足以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而清者常不足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者論說雖美

而實用則無後學不察而傳衍之謬矣細讀兩山之論牽合傅會十居八九既不達五音之清濁又不及作樂之節度雖言無聲其實無當其律呂職樂樂牖聲容之考証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也傳之域中恐累執事高見不如再加詳辯求海內知樂君子如胡瑗阮逸范鎮許衡之徒訂而正之出以示人可也如僕者鄙陋人也何足以知之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三十六